

穆旦詩集

(1939—1945)

穆旦著

獻
給
母
親

穆旦詩集

(1939—1945)



目錄

合唱	一
防空洞裡的抒情詩	一
從空虛到充實	一一
不幸的人們	一一
我	二五
智慧的來臨	二七
還原作用	二九
五月	三一
潮汐	三七
在寒冷的臘月的夜裡	四一
夜晚的告別	四三
我向自己說	四七

哀悼	四九
鎮一日	五一
搖籃歌	五九
控訴	六三
讚美	七〇
黃昏	七五
洗衣婦	七七
報販	七九
春	八一
詩八章	八三
出發	九一
自然底夢	九三
幻想底乘客	九五
祈神二章	九七

詩(一)	一〇二
詩(二)	一〇四
贈別(一)	一〇六
贈別(二)	一〇八
成熟(一)	一一〇
成熟(二)	一一二
寄	一一四
活下去	一一六
線上	一一八
鼠穴	一二〇
被圍者	一二三
退伍	一二六
春天和蜜蜂	一二九
憶	一三三

海戀	一三五
旗	一三七
流吧，長江的水	一三九
風沙行	一四一
甘地	一四三
給戰士	一四七
野外演習	一五一
七七	一五三
先導	一五五
農民兵（一）	一五七
農民兵（二）	一五九
打出去	一六一
奉獻	一六五
反攻基地	一六三

通貨膨脹	一六七
一個戰士需要溫柔的時候	一六九
森林之魅	一七二
神魔之爭	一七八

附錄

一個中國詩人	王佐良
--------	-----

正誤表

合唱

其一

當夜神撲打古國的魂靈，
靜靜地，原野沉視着黑空，
O 飛奔呵，旋轉的星球，
叫光明流洗你苦痛的心胸，
叫遠古在你的輪下片片飛揚，
像大旗飄進宇宙的洪荒，
看怎樣的勇敢，虔敬，堅忍，
闢出了華夏遼闊的神州。
O 黃帝的子孫，瘋狂！
一隻魔手閉塞你們的胸膛，



萬萬精靈已跟出了模糊的

碑石，在守候，渴望裏徬徨。

一陣暴風，波濤·急雨——潛伏，

等待強烈的一鞭投向深谷，

埃及，雅典，羅馬，從這裡殞落，

○這一刻你們在岩壁上抖索！

說不，說不，這不是古國的居處，

○莊嚴的聖殿，以鮮血祭掃，

亮些，更亮些，如果你傾倒……

其二

讓我歌唱帕米爾的荒原，

用宅峯頂靜穆的聲音，

混然的傾瀉如遠古的溶岩，

緩緩迸湧出堅強的骨幹，
像鋼鐵編織起亞洲的海棠。

○ 讓我歌唱，以歡愉的心情，

渾圓天穹下那野性的海洋，

推着它傾跌的喃喃的波浪，

像嫩綠的樹根伸進泥土裡。

它柔光的手指抓起了神州的心房。

當我呼吸，在山河的交流裡，

無數個晨曦，黃昏，彩色的光，

從崑崙，喜馬，天山的傲視，

流下了乾燥的，卑溼的草原，

當黃河，揚子，珠江終於憩息，

多少歡欣，憂鬱，澎湃的樂聲，

隨着紅的，綠的，天藍色的水，

向遠方的山谷，森林，荒漠裏消溶。

O 熱情的擁抱！讓我歌唱，

讓我扣着你們的節奏舞蹈，

當人們痛哭，死難，睡進你們的胸懷，

搖曳，搖曳，化入無窮的年代，

他們的精靈，O 你們堅貞的愛！

一九三九，二月。

防空洞裡的抒情詩

他向我，笑着，這兒倒涼快，

當我擦着汗珠，彈去爬山的土，

當我看見他的瘦弱的身體

戰抖，在地下一陣隱隱的風裡。

他笑着，你不應該放過這個消遣的時機，

這是上海的申報·唉這五光十色的新聞，

讓我們坐過去，那裡有一線暗黃的光。

我想起大街上瘋狂的跑着的人們，

那些個殘酷的，為死亡恫嚇的人們，

像是蹣跚的昆蟲，向我們的洞裡擠。

誰知道農夫把什麼種子洒在這土裡？

我正在高樓上睡覺，一個說，我在洗澡。

你想最近的市价會有變動嗎？府上是？

哦哦，改日一定拜訪。我最近很忙。

寂靜。他們像覺到了養氣的缺乏，

雖然地下是安全的。互相觀望着：

○黑色的臉，黑色的身子，黑色的手！

這時候我聽見大風在陽光裡

附在每個人的耳邊吹出細細的呼喚，

從他的屋簷，從他的書頁，從他的血裏。

鍊丹的術士落下沉重的

眼臉，不覺墜入了夢裡，

無數個陰魂跑出了地獄，

悄悄收攝了，火燒，剝皮，

聽他號出極樂國的聲音。

○看，在古代的大森林裡，

那個漸漸冰冷了的僵屍！

我站起來，這裡的空氣太窒息，

我說，一切完了吧，讓我們出去！

但是他拉住我，這是不是你的好友，

她在上海的飯店結了婚，看看這啓事！

我已經忘了摘一朵潔白的丁香挾在書裡

我已經忘了在公園裡搖一隻手杖，

在霓虹燈下飄過，聽Love Parade散播，

我忘了用淡紫的墨水，在紅茶裡加一片檸檬。

當你低下頭，重又抬起，

你就看見眼前的這許多人，你看見原野上的那許多人：

你看見你再也看不見的無數的人們，

於是覺得你染上了黑色，和這些人們一樣。

那個僵屍在痛苦地動轉，

他輕輕地起來燒着爐丹，

在古代的森林漆黑的夜裡，

「毀滅，毀滅」一個聲音喊，

「你那柱然的古舊的爐丹。」

死在夢裡！墜入你的苦難！

聽你極樂的嗓子多麼洪亮！」

誰勝利了，他說，打下幾架敵機？

我笑，是我。

當人們回到家裡，彈去青草和泥土，
從他們頭上所編織的大網裡，
我是獨自走上了被炸毀的樓，
而發見我自己死在那兒
僵硬的，滿臉上是歡笑，眼淚，和嘆息。

一九三九，四月。

從空虛到充實

(一)

飢餓，寒冷，寂靜無聲，
廣漠如流沙，在你腳下……

讓我們在歲月流逝的滴響中
固守着自己的孤島。

無聊？可是讓我們談話，
我看見誰在客廳裡一步一步走，
播弄他的嘴，流出來無數火花。

一些影子，愉快又恐懼，
在無形的牆裡等待着福音，

「來了！」然而當洪水
張開臂膊向我們呼喊，
這時候我碰見了Henry王，
他和家庭爭吵了兩三天，還帶着
潮水上浪花的激動，
疲倦的，走進咖啡店裡，
又舒適地靠在鬆軟的皮椅上，
我該，我做什麼好呢他想。
對面是兩顆夢幻的眼睛
沉沒了，在圈圈的烟霧裡，
我不能再遲疑了，煙霧又旋進
脂香裡。一隻遞水果的手
握緊了沉思在肩梢：
我們談談吧，我們談談吧。

生命的意義和苦難，

朱古力，快樂的往日。

於是他看見了

海，那樣平靜，明亮的呵，

在自己的銀杯裡在一果敢後，

街上，成隊的人們正歌唱，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

他的血沸騰，他把頭埋進手中。

(11)

呵，誰知道我會怎樣尋找

我的一些可憐的化身，

當一陣狂濤湧來了

撲打我，流捲我，淹沒我，

從東北到西南我不能
支持了

這竟是一個沉默的女人，

「我不能支持了援救我！」

然而她說的過多了，她旋轉

轉得太暈了，如今是

張公館的少奶奶。

這個人是我的朋友，

對我說，你怕什麼呢？

這不過是一場夢。這個人

流浪到太原，南京，西安，漢口，

寫完「中國的新生」，放下筆，

唉，我多麼渴望一間溫暖的住屋，

和明淨的書几！這又是一個人
他的家鄉了，痛苦地喊，
戰爭！戰爭！在轟炸的時候，
（一片洪水又來把我們淹沒，）
整個城市投進毀滅，捲進了
海濤裡，海濤裡有血
的浪花，浪花上有光。

然而這樣不講理的人我沒有見過，
他不是你也不是我，
請進我們得救的華宴吧我說，
這兒有硫磺的氣味裂碎的神經。
他笑了，他不懂得懺悔，
也不會飲下這杯回憶，

撈獲，動搖的甜酒。

我想我也許可以得到他的同情，
可是在我們的三段論法裡，
我不知道他是誰。

(三)

只有你是我的弟兄，我的朋友，
多久了，我們雖經滑着無形的墻

一塊走路。暗暗的，溫柔的，

(爲了生活也爲了幸福，)
再讓我們交換冷笑，陰謀，和殘酷。
然而什麼！

大風搖過林木，
從我們的日記裡搖下露珠，

在報紙上滙成了一條細流，
（流不長久也不會流遠，）
流過了殘酷的兩岸，在岸上
我坐着哭泣。

艷麗的歌聲流過去了，
祖傳的契據流過去了，
茶會後兩點鐘的雜辯，故園，
黃油麪包，家譜，長指甲的手，
道德法規都流去了無情地，
這樣深的根字們向我訴苦。
枯瘦的大地讓我把住你
在氾濫以前，因為我曾是
你的靈魂，得到你的撫養，
我把一切在你的身上安置，

可是水來了，站腳的地方，
也許，不久你也要流去。

(四)

洪水越過了無聲的原野，
漫過了山角，切割，暴擊；
展開，帶着龐大的黑色輪廓，
和恐怖，和我們失去的自己；
死亡的符咒突然碎裂了
發出崩潰的巨響，在一瞬間
我看見了遍野的白骨
旋動，我聽見了傳開的笑聲，
粗野，洪亮，不像我們嘴角上
疲乏的笑，（當世界在我們的
舌尖揉成一顆飛散的小球，

變成白霧吐出，它張開像一個新的國家，
要從絕望的心裡拔出花，拔出草，

我聽見這樣的字聲在礦山裡，
在火線下永遠不睡的眼裡，
在各樣勃發的組織裡，
在一揮手裡

誰知道一揮手後我們在哪儿？
我們是這樣厚待了這些白骨！

德明的太太對老張的兒子說，
（他一來到我家我就對他說）
你爹爹一輩子忠厚老實人，
你好好的我們也不錯待你，
可是小張跑了，他的哥哥

(他哥哥比他出息多了，)
是莊稼人，天天摸黑走回家裡，
我常常給他棉絮跟他說，
是這種年頭你何必老打你的老婆，
昨天他來請安，帶來了他弟弟
戰死的消息……

然而這不值得掛念，我知道
一個更緊的死亡追在後頭，
因為我聽見了洪水，隨着巨風，
從遠而近，在我們的心裡拍打，
吞噬着古舊的血液和骨肉！

一九三九，九月。

不幸的人們

我常常想念着不幸的人們，
如同暗室的囚徒窺伺着光明，
自從命運和神祇去了主宰，
我們更痛地撫摸着我們的傷痕，
在遺忘的古代裡有血肉的戰爭，
是非和成敗到今天還沒有斷定，
是誰的安排荒誕到讓我們諷笑，
笑過了千年，千年中更大的不幸。

誕生以後我們就學習着懺悔，
我們又固執得像無數的真理和犧牲，
這樣多的是彼此的過失，

彷彿人類就是愚蠢加上愚蠢——
是誰的分派？一年又一年，
我們共同的天國忍受着割分，
所有的智慧不能夠收束起，
最好的願心已在傾圮下無聲。

像一隻逃奔的鳥，我們的生活
孤單着，永遠在恐懼下進行。
如果這裡集腋起一點愛情，
一定的，我們會在那裡得到憎恨。
然而在漫長的夢魘驚破的地方，
一切的不幸匯合，像洶湧的海浪，
我們的大陸將被殘酷來沖洗，
洗去人間多年的山巒的圖案——

是那凝固着我們的血淚和陰影。
而海，這解救我們的猖狂的母親，
永遠地溶解，永遠地向我們呼嘯，
呼嘯着山嶺間隔離的兒女們，
無論在黃昏的路上，或從碎裂的心裡，
我都聽見了她的不可抗拒的聲音，
低沉的，搖動在睡眠和睡眠之間，
當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們。

一九四〇，九月。

我

從子宮割裂，失去了溫暖，
是殘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遠是自己，鎖在荒野裡，

從靜止的夢離開了羣體，
痛感到時流，沒有什麼抓住，
不斷的回憶帶不回自己，

遇見部分時在一起哭喊，
是初戀的狂喜，想衝出樊籬，
伸出雙手來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絕望，
永遠是自己，鎖在荒野裡，
仇恨着母親給分出了夢境。

一九四〇，十一月。

智慧的來臨

成熟的葵花朝着陽光移轉，
太陽走去時他還有感情，
在被遺留的地方忽然成黑夜，

對着永恆的像片和來信，
破甕者回憶到可愛的債主，
剎那的歡樂是他一生的償付，

然而漸漸看到了運行的星體，
向自己微笑，爲了旅行的興趣，
和他們一一握手自己是主人，

從此便殘酷地望著前面，
送人上車，掉回頭來背棄了
動人的忠誠，不斷分裂的個體

稍一沉思聽見失去的生命，
蕩在時間的激流裏，向他呼救。

一九四〇，十一月。

還原作用

污泥裡的猪夢見生了翅膀，
從天降生的渴望着飛揚，
當他醒來時悲痛地呼喊。

胸裡燃燒了却不能起床，
跳蚤，耗子，在他的身上黏着：
你愛我嗎？我愛你，他說。

八小時工作，挖成一顆空殼，
蕩在塵網裡，害怕把絲弄斷，
蜘蛛嗅過了，知道沒有用處。

他的安慰是求學時的朋友，
三月的花園怎麼樣盛開，
插信聯起了一大片荒原。

那裡看出了變形枉然，
開始學習着在地上走路，
一切是無邊的，無邊的遲緩。

一九四〇，十一月。

五月

五月裡來菜花香
布穀流連個人忙
萬物滋長天明媚
浪子遠遊思家鄉

勃朗寧，毛瑟，三號手提式，
或是爆進人肉去的左輪，
它們能給我絕望後的快樂，
對着漆黑的鎗口，你就會看見
從歷史的扭轉的彈道裡，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誕生。
無靈的陰謀；生產的痛楚是你們的，

是你們教了我魯迅的雜文。

負心兒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訂誓盟

而今獨自倚欄想

落花飛絮滿天空

而五月的黃昏是那樣的朦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過去以後，
誰也不會看見的
被恭維的街道就把他們傾出，
在報上登過救濟民生的談話後，
誰也不會看見的
愚蠢的人們就撲進泥沼裡，

而謀害者，翫歌着五月的自由，
緊握一切無形電力的總樞紐。

春花秋月何時了

郊外墓草又一新

昔日前來痛哭者

已隨輕風化灰塵

還有五月的黃昏輕纏着銀絲，
誘惑，溶化，捉捕多年的記憶，
掛在柳梢頭，一串光明的聯想……
浮在空氣的小溪裡，把熱情拉長……
於是吹出些泡沫，我沉到底，
安心守住了你們古老的監獄，

一個封建社會淺攔資本主義的歷史裡。

一葉扁舟碧江上

曠世炊煙不分明

良辰美景共飲酒

你一杯來我一盅

而我是來饗宴五月的晚餐，

在炮火映出的影子裡，

有我交換着敵視，大聲談笑，

我要在你們之上，做一個主人，

直到提審的鐘聲敲過了十二點。

因為你們知道的，在我的懷裡

藏着一個黑色小東西，

流氓，騙子，匪棍，我們一起，
在混亂的街上走——

他們夢見鐵拐李

醜陋乞丐是仙人

遊遍天下厭塵世

一飛飛上九霄雲

一九四〇，十一月。

潮汐

(一)

當莊嚴的神殿充滿了貴賓，
朝拜的山路成了天啓的教條，
我們知道萬有只是乾燥的泥土，
雖然，盟在寶座裡，他的容貌

仍舊閃着偉業的，降服的光芒，
已在謀害裡貪生。而那些有罪的
以無數錯誤鑄成歷史的男女，
那些匍匐着獻出了神力的，

他們終於哭泣了，自動離去了

放逐在正統的，傳世的詛咒中，
有的以爲是致命的，死在殿裡，
有的則跋涉着漫長的路程，

看見到處的繁華原來是地獄，
不能夠掙脫，愛情將變做仇恨，
是在自己的廢墟上，以卑賤的泥土，
他們匍匐着豎起了個異教的神。

(二)

這時候在中原上，奉經的人
像思想和行爲一樣的離開了貴賓，
表現了正直。而對於那些有罪的，
從經典引出來無窮的憎恨，

重新看見人的力量的偉大，
他戰慄，要爲自殺的屍首招魂；
宇宙間是充滿了太多的血淚，
你們該懺悔，存在一顆寬恕的心。

而黑暗不斷地在迫害裡伸展，
密集的暗雲下不使人放心，
拳經人做了法事，回到孤獨裡，
莊嚴的神殿原不過一種幻想，

而雷終於說話了，自殺的屍首
雖然他們也歡唱而且歡欣，
却無奈地隨着貴賓和拳經者，
在一個地球上，向着西方移行。

一九四一，一月●

在寒冷的臘月的夜裏

在寒冷的臘月的夜裏，風掃着北方的平原，

北方的田野是枯乾的，大麥和穀子已經推進了村莊，
歲月盡竭了，牲口憩息了，村外的小河凍結了，
在古老的路上，在田野的縱橫裡閃着一盞燈光，

一副厚重的，多紋的臉，

他想什麼？他做什麼？

在這親切的，為吱啞的輪子壓死的路上。

風向東吹，風向南吹，風在低矮的小街上旋轉，
木格的窗紙堆着沙土，我們在泥草的屋頂下安眠，
誰家的兒郎嚇哭了，哇！嗚！嗚！從屋頂傳過屋頂，
他就要長大了漸漸和我們一樣地躺下，一樣地打鼾，

從屋頂傳過屋頂，風

這樣大歲月這樣悠久，

我們不能夠聽見，我們不能夠聽見。

火熄了麼？紅的炭火撥滅了麼？一個聲音說，

我們的祖先是已經睡了，睡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

所有的故事已經講完了，只剩下了灰燼的遺留，

在我們沒有安慰的夢裡，在他們走來又走去以後，

在門口，那些用舊了的鐮刀，

鋤頭，牛輓，石磨，大車，

靜靜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飄落。

一九四一，二月。

夜晚的告別

她說再見，一笑帶上了門，
她是活潑，美麗，而且多情的，
在門外我聽見了一個聲音，
風在怒號，海上的舟子嘶聲的喊：
什麼是你認爲真的，美的，善的？
什麼是你的理想的探求？
一付荏弱。我們失去了安樂。

風粗暴地吹打，海上這樣凶險，
我聽不見她的細弱的呼求了，
風粗暴地吹打，當我
在冷清的街道一上一下，

多少親切的，可愛的，微笑的，
是這樣的面孔讓她向我說，
你是冷酷的。你是不是冷酷的？

我是太愛，太愛那些面孔了，
他們諂媚我，耳語我，諷笑我，
鬼臉，陰謀，和紙糊的假人，
使我的一拳落空，使我想起
老年人將怎樣枉然的太息。
因為青春是短促的。當她說，
你是冷酷的。你是不是冷酷的？

一個活潑，美麗，多情的女郎，
她願意知道海上的風光，

那些坦白後的激動和心跳，
熱情的眼淚，互助，溫暖……

誰知道，在海潮似的面孔中，

也許將多了她的動人的臉——

我不奇異。這樣的世界沒有邊沿。

在冷清街道上，我獨自

走回多少次了：多情的思索

是不好的，它要給我以傷害，

當我有了累贅的良心。

嘶聲的舟子駕駛着船，

他不能傾覆和人去談天，

在海底，一切是那樣的安閒！

一九四一，三月。

我向自己說

我不再祈求那不可能的了，上帝，
當可能還在不可能的時候，
生命的變質，愛的缺陷，純潔的冷却，
這些我都承繼下來了，我所祈求的

因為越來越顯出了你的威力，
從學校一步就踏進你的教堂裡，
是在這裡過去變成了罪惡，
而我匍匐着，在命定的綿羊的地位，

不不，雖然我已漸漸被你摧毀了，
雖然我已知道了學校的殘酷

在無數的絕望以後，別讓我
把那些課程在你的壇下懺悔，

雖然不斷的暗笑在週身傳開，
而恩賜我的人絕望地嘆息，
不不，當可能還在不可能的時候，
我僅存的血正在毒惡地澎湃。

一九四一，三月。

哀悼

是這樣廣大的病院，

○ 太陽一天的旅程！

我們爲了至大的歡樂，

這裡跪拜，那裡去尋找，

我們的心哭泣着，枉然。

○，那裡是我們的醫生？

躲遠！他有他自己的病症，

一如我們每日的傳染。

人世的幸福在於欺瞞

達到了一個和諧的頂尖。

枉然
虛心者必死
自心者必死
自心者必死
自心者必死
自心者必死
自心者必死
自心者必死
自心者必死
自心者必死

○愛情，○希望，○勇敢，
你使我們拾起又唾棄，
唾棄了，我們自己受了傷！
我們停下來沒有救治，
我們走去，○無邊的荒涼！

一九四一，七月。

小鎮一日

在荒山裡有一條公路，
公路揚起身，看見宇宙，
像忽然感到了無限的蒼老；
在谷外的小平原上，有樹，
有樹蔭下的茶攤，
有茶攤旁聚集的小孩，
這裡它歇下來了，在長長的
絕望的嘆息以後，
重又着綠，舒緩，生長。

可憐的渺小。凡是路過這裡的
也暫時得到了世界的遺忘：

那幽暗屋簷下穿織的蜘蛛，
那桑在水窪裡的夕陽，
和那個雜貨舖的老闆，
一臉的智慧和慈祥，
他向我說「你先生好呵，」
我祝他好，他就要路過
從年青的荒唐

到那小廟旁的山上，
和章謔，韓湘子，黃三姑，
同來拔去變成老樹的妖精，
或者在夏夜，滿天星，
故意隱約着，恫嚇着行人。
現在他笑着，他說，

巖

（揹着一個流鼻涕的孩子，

一個煮飯的瘦小的姑娘，

和吊在背上的憨笑的嬰孩，）

「咳，他們耗去了我整個的心！」

一個漸漸地學會插秧了，

就要成爲最勤快的幫手，

就要代替，主宰，我想，

像是無記錄的帝室的更換。

一個，誰能够比她更爲完美？

縫補，挑水，看見媒婆，

也會低頭跑到隣家，

想一想，疑心每一個年青人，

雖然命運是把她嫁給了

呵，城市人的蔑視？或者是

一如她未來的憨笑的嬰孩，
永遠被圍在百年前的
夢裡，不能夠出來！

一個旅人從遠方而來，
又走向遠方而去了，
這兒，他只是站站腳，
看一看蔚藍的天空
和天空中升起的炊烟，
他知道，這不過是時間的浪費，
彷彿是在辦公室，他抬頭
看一看壁上油畫的遠景，
值不得說起，也沒有名字，
在他日漸繁複的地圖上，

沉思着，互扭着，然而黃昏
來了，吸淨了點和線，
當在城市和城市之間，
落下了廣大的，甜靜的黑暗。
沒有觀念，也沒有輪廓，
在蟲聲裡，田野，樹林，
和石舖的村路有一個聲音，
如果你走過，你知道，
朦朧的，郊野在誘喚
老婆婆的故事，——
很久了。異鄉的客人
怎能够聽見？那是講給
迴歸的胆怯的農人，
那是美麗的，信仰的化身。

他驚奇，心曠，或者奔回
從一個妖仙的王國

穿進了古堡似的村門，

在那裡防護的，是微菌，
疾病，和生活的艱苦。

皺眉嗎？他們更不幸嗎，

比那些史前的穴居的人？

也許，因為正有歇晚的壯漢

是圍在詛咒的話聲中，

也許，一切的挣扎都休止了，

只有鷄，狗，和拱嘴的小豬，

從它們白日獲得的印象，

迸出了一些零碎的

鼾聲和夢想。

所有的市集的嘈雜，
流汗，笑臉，叫罵，騷動，
當公路漸漸地向遠山爬行，
別了，我們快樂地逃開
這旋轉在貧窮和無知中的人生。
我們嘆息着，看着
在朝陽下，五光十色的，
一抹白霧下籠罩的屋頂，
抗拒着荒涼，叢聚着，
就彷彿大海留下的貝殼，
是來自一個剛強的血統。
從一個小鎮旅行到大城，先生，
變換着年代，你走進了

文明的頂尖——

在同一的天空下也許

回憶起終年的斑鳩，

鳴轉在祖國的深心，

當你登樓，憩息，或者躺下

在一隻巨大的黑手上，

這影子，是正朝着那裡爬行。

一九四一，七月。

搖籃歌

——贈阿咪

流呵，流呵，

馨香的體溫，

安靜，安靜，

流進寶寶小小的生命，

你的開始在我的心裡，

當我和我的父親

洋溢着愛情。

合起你的嘴來呵，

別學成人造做的聲音，

讓我的被時流沖去的面容

遠遠親近着你的，乖乖！

去了，去了，

我們多麼羨慕你

柔和的聲音。

搖呵，搖呵，

初生的火焰，

雖然我黑長的頭髮把你覆蓋，

雖然我把你放進小小的身體，

你也就要來了，來到成人的世界裡，

搖呵，搖呵，

我的憂鬱，我的歡喜。

爽呵，來呵，

無事的夢，

輕輕，輕輕，

落下寶寶微笑的眼睛，

等長大了你就要帶着罪名，

從四面八方的嘴裡

籠罩來的批評。

但願你有無數的黃金

使你享到美德的永存，

一半掩遮，一半認真，

睡呵，睡呵，

在你的隔離的世界裡，

別讓任何敏銳的感覺

使你迷惑，使你苦痛。

睡呵，睡呵，我心的化身，
惡意的命運已和你同行，
它就要和我一起撫養
你的一生，你的純淨。

去吧，去吧，

爲了幸福，

寶寶，先不要蘇醒。

一九四一，十月。

控訴

(1)

冬天的寒冷聚集在這裡，朋友，
對於孩子一個憂傷的季節，
因為他還笑着春天的笑容——
當勇敢的穿過落葉之中

瑟縮，變小，驕傲於自己的血；
爲什麼世界剝落在遺忘裡，
去了去了是彼此的招呼，
和那充滿了濃郁信仰的空氣。

而有些走在殘酷的土地上
跋涉着經驗，失迷的靈魂
再不能安於一個角度
的溫暖，懷鄉的痛楚枉然；

有些關起了心裡的門窗，
逆着風，走上失敗的路程，
雖然他們忠實在任何情況，
春天的花朵，落在時間的後面；

因為我們的背景是千萬人民，
悲慘，熱烈，或者愚昧地，
他們和恐懼並肩而戰爭，
自私的，是被保衛的那些個城：

我們看見無數的耗子，人——
避開了，計謀着，走出來，
壓榨了勇敢的，或者捐助
財產獲得了榮名，社會的標本。

我們看見，這樣現實的態度
強過你任何的理想，只有它
不毀於戰爭。服從，喝采，受苦，
是哭泣的良心唯一的責任——

無聲。在這樣的背景前，
冷風吹進了今天和明天，
冷風吹散了我們長住的

永久的家鄉和暫時的旅店。

(11)

我們做什麼？我們做什麼？

生命永遠誘惑着我們

在苦難裡，渴尋安樂的陷阱，

唉，爲了它只一次，不再來臨；

也是立意的復仇，終於合法地

自己的安樂踐踏在別人心上

的蔑視，欺凌，和嫉妬裡，

雖然陷下，彼此的損傷。

或者牛死？每天侵來的欲望

隔離它，勉強在腐爛裡寄生，
假定你的心裡是有一座石像，
刻畫它，刻畫它，用省下的力量，

而每天的報紙將使它吃驚，
以恫嚇來勸說它順流而行，
也許它就要感到不支了，
傾倒，當世的諷笑；

但不能斷定它就是未來的神，
這痛苦了我們整日，整夜，
零星的知識已使我們不再信任
血裡的愛憎，而其殘缺

我們爲了補救，安全的流放，
什麼也不做，因爲什麼也不信仰，
陰霾的日子，在知識的期待中，
我們想着那樣有力的童年。

這是死。歷史的矛盾壓着我們，
平衡；毒戕我們每一個衝動。
那些盲目的會發洩他們所想的，
而智慧使我們懦弱無能。

我們做什麼？我們做什麼？
○誰該負責這樣的罪行：
一個平凡的人，裡面蘊藏着
無數的暗殺，無數的誕生。

銭
一
銀
也
。

一九四一、十月

45

讚美

走不盡的山巒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數不盡的密密的村莊鷄鳴和狗吠，
接連在原是荒涼的亞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嘯着乾燥的風，
在低壓的暗雲下唱着單調的東流的水，
在憂鬱的森林裡有無數埋藏的年代
它們靜靜的和我擁抱：
說不盡的故事是說不盡的災難，沉默的，
是愛情，是在天空飛翔的鷹羣，
是憂傷的眼睛期待着泉湧的熱淚，
當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遙遠的天際爬行；
我有太多的話語，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涼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騾子車，
我要以槽子船，蔓山的野花，陰雨的天氣，
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

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

在恥辱裡生活的人民，龜裂的人民，

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

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一個農人，他粗糙的身軀移動在田野中，

他是一個女人的孩子，許多孩子的父親，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上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壓在他身上，

而他永遠無言地跟在犁後旋轉，

翻起同樣的泥土溶解過他祖先的，

是同樣的受難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聲流過去了，

多少次跟來的是臨判他的憂患，

在大路上人們演說，叫囂，歡快，

然而他沒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鋤頭，

再一次相信名辭，溶進了大眾的愛，

堅定地，他看見自己移進死亡裡，

而這樣的路是無限的悠長的，

而他是不夠流淚的，

他沒有流淚，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在羣山的包圍裡，在蔚藍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經過他家園的時候，

在幽深的谷裡隱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個老婦期待着孩子，許多孩子期待着
飢餓，而又在飢餓裡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廬，

一樣的是不可知的恐懼，一樣的是

大自然中那侵蝕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從不回頭詛咒。

爲了他我要擁抱每一個人，

爲了我我失去了擁抱的安慰，

因爲他，我們是不能給以幸福的，

痛苦吧，讓我們在他的身上痛苦吧，

因爲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又

一樣的是這悠久的年代的風，

一樣的是從這傾圮的屋簷下散開的

無盡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樹頂上，
它吹過了些蕪的沼澤，蕭瑟和嗚鳴，
一樣的是這飛過的烏鴉的聲音，
當我走過，站在路上踟躕，
我踟躕着爲了多年耻辱的歷史
仍在這廣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們無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個民族已起來，
然而一個民族已起來，
然而一個民族已起來。

一九四一，十二月。

黃昏

迎着太陽，我們一切影子就要告別了。

一天的侵蝕也停止了，像鷓鴣的鳥

微笑從門口逃出來，從化學原料，

從電報條的緊張和它拼湊的意義，

從我們辯證的唯物的世界裡，

歡笑悄悄地躡出在城市的路上。

浮在時流上吸飲。O 現實的主人，

來和神奇裡歇一會吧，狂然的水手，

可以癡止了。我們的週身已是現實的傾覆，

突立的樹和高山，淡藍的空氣和炊煙，

是上帝的建築在剎那中顯現，

墳裡，生命另有它的意義等你採圓。

你沒有抬頭嗎？看那燃燒着的樹？

那滿天的火舌就隨一切歸於黯淡，

○ 讀蘇筆 躍出在灰塵外翱翔，

當太陽，月亮，星星，伏在燃燒的窗外，

在無邊的夜空等我們一塊兒旋轉。

一九四一，十二月。

洗衣婦

一天又一天，你坐在這裡，
覆蓋着，你的工作終於
枉然，因為人們自己
是髒污的，分泌的奴隸！
飄在日光下的鮮明的衣裳，
你的慰藉和男孩女孩的
好的印象，多麼快就要
暗中回到你的手裡求接。
於是世界永遠的光波，
而你的報酬是無盡的日子
在痛苦的洗刷裡
在永久不反悔裡永遠地循環。

你比你的主顧要潔淨一點。

一九四一，十二月。

報販

這樣的職務是應該頌揚的：

我們小小的乞丐，宣傳家，信差，

一清早就學習翻跟斗，爭吵，期待——

只爲了把「昨天」寫來的公文

放到「今天」的生命裡，燃燒，變灰。

而整個城市在早晨八點鐘

搖擺着如同風中搖過松林，

當我們吃着早點我們的心就

承受全世界踏來的脚步——沉落，

在太陽剛剛上升的霧色之中。

這以後我們就忙着去沉睡，
一處又一處，我們的夢被集攏着
直到你們喊出來使我們吃驚。

一九四一，十二月。

幾何！大漢三軍士勇健，

他的金甲閃閃，花紅。

反號着，她，花祭神出來，

當今，吹冰填洞，幾番歡樂。

如果你醒子，離開了子，

看這滿園的秋聲多麼美麗。

藍天下，爲永遠的迷迷感着

是我們二十幾年緊閉的肉體，

一如那泥土裏我的鳥的歌，

你們是自然，從曲又尋曲，却無處歸依。

呵，光，影，聲，色，都已經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組合，

一九四二，二月。

詩八章

(一)

你底眼睛看見這一場火災，
你看不見我，雖然我爲你點燃。
唉，那燃燒着的不過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們相隔如重山！

從這自然底蛻變底程序裡，
我知愛了一個暫時的你。
即使我哭泣，變灰，變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二)

水流出石間沉澱下你我，
而我們成長，在死底子宮裡。
在無數的可能裡一個變形的生命
永遠不能完成他自己。

我和你談話，相信你，愛你，
這時候就聽見我的主暗笑，
不斷的他添來另外的你我，
使我們豐富而且危險。

(三)

你底年輪裡的小小身軀，
它和春草一樣地呼吸，
它而帶來你底顏色，芳音，豐滿，

它要你瘋狂在溫暖的黑暗裡。

我越過你大理石的理智底殿堂，
而爲它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的手底接觸是一片草場，
那裡有它底固執，我的驚喜。

(四)

靜靜地，我們擁抱在
用言語所能照明的世界裡，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使我們沉迷，
那窒息着我們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語，
宅底幽靈籠罩，使我們遊離，
游進混亂的愛底自由和美麗。

(五)

夕陽西下，一陣微風吹拂着田野，
是多麼久的原因在這裡積疊。
那移動了景物的移動我底心
從最古老的開端流向你，安睡。

那形成了樹木和屹立的岩石的
將使我此時的渴望永存；
一切在宅底過程中流露的美
教我愛你的方法，教我變更。

(六)

相同和相同溶爲怠倦，
在差別間又凝固着陌生；
是一條多麼危險的窄路裡
我製造自己在那上旅行。

他存在，聽從我底指使，
他保護，而把我留在孤獨裡，
他底痛苦是不斷地尋求
你底秩序，求得了又必須背離。

(七)

風暴，遠路，寂寞的夜晚。

丟失，記憶，永續的時間；
所有科學不能祛除的恐懼
讓我在你的懷裡得到安憩……

呵，在你底不能自主的心上，
你底隨有隨無的美麗的形像，
那裡，我看見你孤獨的愛情
筆立着，和我底平行着生長！

(八)

再沒有更近的接近，
所有的偶然在我們間定型；
只有陽光透過繽紛的枝葉
分在兩片情願的心上，相同。

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飄落，
而賜生我們的巨樹永青，
它對我們的不仁的嘲弄
(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裡化為平靜。

一九四二，二月。

出發

告訴我們和平又必需殺戮，

而那可厭的我們先得去歡喜。

知道了一人「不夠，我們再學習

蹂躪它的方法，排成機械的陣式，

智力體力蠕動着，
改 羣野獸，

告訴我們這是新的美。因為

我們吻過的已經失去了自由；

好的日子去了，可是接近未來，

給我們失望和希望，給我們死，

因為那死底製造必需摧毀，

給我們善感的心靈又要它歌唱
僵硬的聲音。個人的哀喜

被大屠製造又該被蔑視

被否定，被僵化，是人生的意義；
在你底計劃裡有毒害的一環，

就把我們囚進現在，呵上帝！

在大牙的角道中讓我們反覆

行進，讓我們相信你句句的紊亂
是一個真理。而我們是皈依的，
你給我們豐富，和豐富底痛苦。

一九四二，二月，

自然底夢

我曾經迷誤在自然底夢中，
我底身體由白雲和花草做成，
我是吹過林木的嘆息，早晨底顏色，
當太陽染給我剎那的年青，

那不常在的是我們舞抱的情懷，
它纏我甜膩的睡：一個少女底熱情，
使我這樣懶散又這樣的柔順。
我們談話，自然底朦朧的慶語，

美麗的慶語把它自己語醒，
而將我恭歸在密密的人羣中，

我知道它醒了正無端地哭泣，
鳥底歌，水底歌，正綿綿地回憶，

因為我會年青的一無所有，
施與者領向人世的智慧皈依，
而過多的憂思現在才刻露了
我是有過藍色的血，星球底世系。

一九四二，十一月。

幻想底乘客

從幻想底航線卸下的乘客，
永遠走上了錯誤的一站，
而他，這個鐵掌下的犧牲者，
當他意外地投進別人的願望，

多麼迅速他底光輝的概念
已化成瑣碎的日子不忠而紆緩，
是巨輪的一環他漸漸旋進了
一個奴隸制度附帶一個理想，

這類的恩惠是彼此恐懼，
而溫暖他的是自動的流亡，

那使自以為的具有忍耐的微笑，
秘密地回轉，秘密的希望。

親愛的讀者，你就會讚嘆：
飛行在獨弱的，人和人的關係間，
化無數的惡意為自己營養，
他已開始學習做主人底尊嚴。

一九四二，十二月

祈神一章

(一)

如果我們能夠看見他

如果我們能夠看見

不是這裡或那裡的萬生

也不是時間能夠佔領或者放棄的，

如果我們能夠給出我們的愛情

不是射在物質和物質間把它自己消損，

如果我們能夠洗滌

我們小小的恐懼我們的惶惑和暗影

放在大的光明中，

如果我們能够掙脫
欲望的暗室和習慣的硬殼
迎接他——

如果我們能够嚐到
不是一層甜皮下的經驗的苦心，

他是靜止的生出動亂，

他是衆力的一端生出他的違反。

○他給安排的歧路和錯雜！

爲了我們倦了以後渴求

原來的地方。

他是這樣的喜愛我們

他讓我們分離

他給我們一點權力等它自己變灰，
○他正等我們以損耗的全熱
投回他慈愛的胸懷○

(二)

如果我們能够看見他

如果我們能够看見

我們的童年所不意擁有的

而後遠離了，却又是成年一切的辛勞
同所尋求失敗的，

如果人世各樣的尊貴和華麗

不過是我們片面的窺見所賦予

如果我們能够看見他

在歡笑後面的哭泣哭泣後面的
最後一層歡笑裡。

在虛假的真實底下

那真實的靈活的源泉，

如果我們不是自禁於

我們費力與半真理的密約裡

期望那達不到的圓滿的結合，

在我們的前面有一條道路

在這路的前面有一個目標

這條道路引導我們又隔離我們

走向那個目標，

在我們黑暗的孤獨裡有一線微光

這一線微光使我們留戀黑暗
這一線微光給我們幻象的騷擾
在黎明確定我們的虛無以前

如果我們能够看見他
如果我們能够看見……

一九四三，三月

詩（一）

我們沒有援助，每人在想着
他自己的危險，每人在渴求
榮譽，快樂，愛情的永固，
而失敗永遠在我們的身邊埋伏，

它發掘真實，這生來的形象

我們畏懼從不敢顯露；

站在不穩定的點上，各樣機緣的
交錯，是我們求來的可憐的

幸福，我們把握而沒有勇氣，
享受沒有安寧，克服沒有勝利，

我們永在擴大那既有邊沿
才能隱藏一切，不為真實陷入。

這一片地區就是文明的社會
所開闢的。呵，這一片繁華
雖然給年青的血液充滿野心，
在它的主人間却吹着疲倦的冷風！

詩 (二)

永在的光呵，儘管我們擴大，
看出去，想在經驗裡追尋，
終於生活在可怕的夢魘裡，
一切不真實，甚至我們的哭泣。

也只能重造哭泣，自動地
被推動於紊亂中，我們的庸清
也成了紊亂，除了內心的愛情
雖然它永遠隨着錯誤而誕生，

是唯一的世界把我們溶和，
直到我們追悔，屈服，使它僵化，

它的光消殞。我常常看見
那永不甘心的剛強的英雄，

人子呵，棄絕了一個又一個謊，
你就棄絕了歡樂：還有什麼
更能使你留戀的，除了走去
向着一片荒涼。和悲劇的命運！

一九四三，五月。

贈別（二）

多少人的青春在這裡迷醉，
然後走上熙攘的路程，
朦朧的是你的怠倦，雲光，和水，
他們的自己丟失了隨着就遺忘，

多少次了你的圍門開啓，
你的美繁複，你的心變冷，
儘管四季的歌喉唱得多好，
當無翼而來的夜露凝重——

等你老了，獨自對着爐火，
就會知道有一個靈魂也靜靜的，

他曾經愛過你的變化無盡，
旅夢碎了，他愛你的愁緒紛紛。

贈別 (二)

每次相見你閃來的倒影
千萬端後緣和你的火凝成，
已經爲每一分每一秒的事體
在我的心裡飄轉無形，

你的跳動的波紋，你的空靈
的笑，我徒然渴想擁有，
它們來了又逝去在神的智慧裡，
留下的不過是我曲折的感情，

看你去了，在無望的追想中，
這就是爲什麼我常常沉默：

直到你再來，以新的火
拂拭我所熾灼的時間的黑影。

一九四四，六月。

成熟（二）

每一清早這靜謐的市街，
不知道痛苦它就要來臨，
每個孩子的啼哭，每個苦力
他的無意伸訴的沉默的腳步，
和那投下陰影的高聳的樓基，
同向最初的陽光裡混入髒污。

那比勞作高貴的女人的裙角
還靜靜的飄有昨夜的世界，
從中心壓下擠在邊沿的人們
已準確的踏進八小時的房屋，
這些我卻看見了是一個陰謀。

隨着每日的陽光使我們成熟。

成熟 (二)

扭轉又扭轉，這一顆烙印
終於帶着傷打上他全身，
有翅膀的飛翔，有陽光的
滋長，他追求而跌進黑暗。
四壁是傳統，是有力的
白天，支持一切它勝利的習慣。

新生的希望被壓制，被扭轉，
等粉碎了他才能安全；
年青的學得聰明，年老的
因此也繼續他們的愚蠢，

未來在敵視中。痛苦在於
那改變明天的已爲今天所改變。

一九四四，六月。

寄——

海波吐着沫濺在岩石上，

海鷗寂寞的翱翔，它寬大的翅膀

從岩石升起，拍擊着，沒入碧空。

無論在多霧的晨昏，或在日午，

姑娘，我們已聽不見這亘古的樂聲，

任脚步走向東，走向西，走向南，

我們已走不到那遼闊的青綠的草原，

林間仍有等你入睡的地方，蜜蜂

仍在囀營，茅屋在流水的灣處靜止，

姑娘，草原上的濃郁仍這樣的向我們呼喚，

因爲每日每夜，當我守在窗前，
姑娘，我看見我是失去了過去的日子像煙，
微風不斷的撲面，但我已和它漸遠；
我多麼渴望和它一起，流過樹頂
飛向你，把靈魂裡的塵銹拋揚！

一九四四，八月。

活下去

活下去，在這片危險的土地上，

活在成羣死亡的降臨中，

當所有的幻象已變猙獰所有的力量已經

如同暴露的大海

凶殘摧毀凶殘，

如同你和我都漸漸強壯了却又死去

那永恒的人。

彌留在生的煩擾裡，

在淫蕩的頹敗的包圍中，

看！那裡已奔來了即將解救我們一切的

凱旋的主人；

而他已經鞭擊，
而那無聲的黑影已在蘇醒和等待
午夜裡的犧牲。

希望，幻滅，希望，再活下去
在無靈的波濤的淹沒中，
誰知道時間的沉重的呻吟就要墮落在
於詛咒裡成形的
日光閃耀的岸沿上；
孩子們呀，請看黑夜中的我們正怎樣孕育
難產的聖潔的感情。

線上

人們說這是他所選擇的，
自然的賜與太多太危險，
他撈起一枝筆或是電話機，

八小時躲開了陽光和泥土，
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
在人世的蒼苔裡，要找到安全，

學會了被統治才可以統治，
前人的榜樣，忍耐和爬行，
畏期的茫然然後他得到獎章，

那無神的眼！那陷落的兩肩！
痛苦的頭腦現在已經安分，
那就要燃盡的臘燭的火焰！

在擺着無數方向的原野上，
這時候，他一生担當過的事情
輾過他，却只輾出了一條細線，

一九四五，二月。

鼠穴

我們的父親，祖父，曾祖，
多少古人藉他們還魂，
多少個骷髏露齒冷笑，
當他們探進豐潤的面孔，
計議，詆毀，或者祝福，
雖然他們現在是死了，
雖然他們從沒有活過，
却已留下了不死的記憶，
當我們乞求自己的生活，
在形成我們的一把灰塵裡，

我們是沉默，沉默，又沉默，
在祭祖的發霉的頂樓裡，
用嗅覺摸索一定的途徑，
有一點異味我們逃跑，
我們的話聲說在背後，

有誰敢叫出不同的聲音？
不甘於恐懼，他終要被放逐，
這個恩給我們的仇敵，
一切的繁華是我們做出，
我們被稱為社會的砥柱，

因為，你知道，我們是
不敗的英雄，有一條軟骨，

我們也聽過什麼是對錯，
雖然我們是在暗嚙，暗嚙
所有的新芽和舊果。

一九四一，三月。

被圍者

(一)

這是什麼地方？年青的時間
每一秒白熱而不能等待，
墮下來成了你不要的形狀。
天空的流星和水，那燦爛的
焦燥，到這裡就成了今天
一片砂礫。我們終於看見
過去的都已來就範，所有的暫時
相結起來是這平庸的永遠。

啊，這是什麼地方？不是少年
給我們幻想的，也不是老年

在我們這樣容忍又容忍以後
就能採持的果園。在陰影下
你終於生根，在不情願裡，
終於成形。如果我們能衝出，
勇士呵，如果敢於使人們失望，
別讓我們拖延在這裡相見！

C11)

看，青色的路從這裡伸出，
而又回歸。那自由廣大的面積，
風的橫掃，海的跳躍，旋轉着
我們的神智：一切的行程
都不過落在这敵意的地方。
在這渺小的一點上：最好的

露着空虛的眼，最快樂的
死去，死去但沒有一座橋樑。

一個圓，多少年的人工
我們的絕望將使宅完整。

毀壞宅，朋友！讓我們自己

就是宅的殘缺，比平庸要壞：

閃電和雨，新的氣溫和希望

才會來灌注：推倒一切的尊敬！

因為我們已是被圍的一羣，

我們翻轉，才有新的土地覺醒。

一九四五，二月。

退伍

城市的夷平者，回到城市來，
沒有個性的兵，重新恢復一個人，
戰爭太給你寂寞，可是回想
那鋼鐵的伴侶也給你歡樂，

這裡却不成：陌生還是陌生，
沒有燃燒的字，可以爲它捨命，
也沒有很快的親切，孩子般的無耻，
那裡全打破這裡的平庸，

也沒有從危險逼出的幻想，
習慣於接受，人們自私的等待，

而且腐爛，沒有方法生活，
城市的保衛者，回到母親的胸懷：

過去是死，現在渴望再生，
過去是分離，違反着感情，
但是我們的勝利者回來看見失敗，
和平的給與者，你也許不能

立刻回到和平，在和平裡粉碎，
由不同的每天變為相同，
毫未準備，死難者生還的夥伴，
你未來的好日子隱藏着敵人。

我們在摸索：沒有什麼可以並比，

當你們巨大的意義忽然結束；
要恢復自然，在行動後的空虛裡，
要換下制服，熱血的夢想者

雖然有點蒼老，也許反不如穿上
那樣容易；過去有犧牲的歡快，
現在則是日常生活，現在要拾起
過去遺棄的，雖然是回到我們當中——

辛苦過的弟兄，你却有點隔膜，
憑着年青的日子在那些有名的地方，
因為是在一次人類的錯誤裡，包括你自己，
被戰爭回來的，你得到難忘的光榮。

一九四五，四月。

春天和蜜蜂

春天是人間的保姆，
帶領一切到秋天成熟，
勸服你用溫暖的陽光，
用風和雨，使土地重覆，
林間的羣鳥於是歡叫，
村外的小河也開始忙碌。

我們知道它向東流，
那扎根水稻已經青青，
紅色的花朵開出牆外，
因此燃着了路人的心，
春天的邀請，萬物都答應，

說不的只有我的愛情。

那是一片喧嘩的樹蔭，
我的好姑娘居住其中，
你過河找她並不容易，
因為她家有一窠蜜蜂，
你和她講話，也許枉然，
因為她聽着它們的喧嘩，
好啦，你只有幫她喂養
那叮人的，有翅的小蟲，
直到丁香和紫荊開花，
我的日子就這樣斷送：
我的話還一句沒有出口，

蜜蜂的好夢却每天不同。

我的埋怨還沒有說完，
秋風來了把一切變更，
春天的花朵你再也不見，
乳和蜜降臨，一切都安靜，
只有我的說不的愛情，
還在園裡不斷的嗡嗡。

直到好姑娘忽然嘆息，
那緩慢的蝸牛才又爬行，
既然一切由上帝安排，
你只有高興，你只有等，
冬天已在我們的髮上，

是那時我得到她的應允。

一九四五，四月。

憶

多少年的往事，當我靜坐，

一齊浮上我的心來，

一如這四月的黃昏，在窗外，

揉合着香味與煩擾，使我忽而凝住！

一朵白色的花，張開，在黑夜的

和生命一樣剛強的侵襲裡，

主呵，這一剎那間，吸取我的傷感和讚美。

在過去那些時候，我是沉默

一如窗外這些排比成列的

都市的樓台，充滿了罪過似的空虛，

我是沉默一如到處的繁華

的樂聲，我的血追尋它跳動，
但是那沉默聚起的沉默忽然鳴響，
當華燈初上，我黑色的生命和主結合。

是更巨烈的騷擾，更深的

痛苦。那一切把握不住而却站在
我的中央的，沒有時間哭，沒有
時間笑的消失了，在幽暗裡，
在一無所有裡如今却見你隱現。

主呵！掩沒了我愛的一切，你因而
放大光彩，你的笑刺過我的悲哀。

一九四五，四月。

海戀

藍天之漫遊者，海的戀人，
給我們魚，給我們水，給我們
燃起夜星的，瘋狂的先導，
我們已爲沉重的現實閉緊。

自由一如無跡的歌聲，博大
佔領萬物，是歡樂之歡樂，
表現了一切而又歸於無有，
我們却殘留在微末的具形中。

比現實更真的夢，比水
更濕潤的思想，在這裡枯萎，

青色的魔，跳躍，從不休止，
路的創造者，無路的旅人，

從你的眼睛看見一切美景，
我們却因憂鬱而更憂鬱，
踏在脚下的太陽，未成形的
力量，我們豐富的無有，歌頌：

日以繼夜，那白色的鳥的廻翔，
在知識以外，那山外的羣山，
那我們不能擁有的，你已站在中心，
藍天之漫遊者，海的戀人！

一九四五，四月。

旗

我們都在下面，你在高空飄揚，
風是你的身體，你和太陽同行，
常想飛出物外，却爲地面拉緊，

是寫在天上的話，大家都認識，
又簡單明確，又博大無形，
是英雄們的遊魂活在今日，

你渺小的身體是戰爭的動力，
戰爭過後，而你是唯一的完整，
我們化成灰，光榮由你留存，

太肯負責任，我們有時茫然，
資本家和地主拉你來解釋，
用你來取得衆人的和平，

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聰明，
帶着清晨來，隨黑夜而受苦，
你最會說出自由的歡欣，

四方的風暴，由你最先感受，
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勝利固定，
我們愛慕你，如今屬於人民。

一九四五四月

流吧，長江的水

流吧，長江的水，緩緩的流，
瑪格麗就住在岸沿的高樓，
她看着你，當春天尚未消逝，
流吧，長江的水，我的歌喉。

多麼久了，一季又一季，
瑪格麗和我彼此的思念，
你是懂得的，雖然永遠沉默，
流吧，長江的水，緩緩的流。

這草色青青，今日一如往日，
還有鳥啼，霏雨，金黃的花香，

只是我們有過的已不能再有，
流吧，長江的水，我的煩憂。

瑪格麗還要從樓窗外望，
那時她的心裡已很不同，
那時我們的日子全已忘記，
流吧，長江的水，緩緩的流。

一九四五，五月

風沙行

男兒的雄心伸向四方，
但瑪格麗却常在我的心頭。
多少日子過去了，全已經模糊，
只有和瑪格麗相約的一刻，
急馳的馬兒，揚起四蹄的塵土，
飛速的奔向更飛速的歡樂，
如今却在蒼茫的大野停留。
愛嬌的是瑪格麗的身體，
更爲雅緻的是她小小的居處，
但是我只有和風沙相戀，
夜落草木，那就是我今日的歇宿。
我渴望有一天能够回返，

再去看瑪格麗在樓的高樓，
這一隻馬兒，你再爲我急馳，
雖然年青的日子已經去遠，
但瑪格麗却常在我的心頭。

一九四五，五月

甘地

(一)

行動是中心，於是投進錯誤的火焰中，在此時此地的屈辱裡，要教真理成形，一個巨大的良心承受四方的風暴，因愛而遍受傷痕，受傷而自憐悔，甘地，驕傲的靈魂，他站得最低。

(二)

左右都是懦弱：壓制者的偽善呼喊不出來，因為被壓制者自己就維護偽善，自古以奴役為榜樣。攻擊前頭的，罪惡自後兩握手，

甘地唯有勇敢的和上帝同行，使衆人懺悔。

(III)

把自己交給主，回到農村和土地，

飢餓的印度，無助的印度，是在那裡包藏，

他把他們暴露出來，爲了向他們求乞。

麻痺的印度，凡是他走過的地方，人民得到了起點，

甘地以自己鋪路，印度有了旅程，再也不能安息。

(四)

在「死的大廈」裡，人們獻給他榮耀的花冠，

他所來自的地方，甘地，他已經不再回去，

現代文明有千萬誘惑，然而他只尋求貧窮，

第一個反抗者，沒有沾上「死」，一點不肯犧牲，

我們看見他，在窮即達，周流在自然的懷裡。

(五)

而臨崩潰、困守着良知而不轉移，
每個起點終止於暴力，只好從不要的勝利中折回，
甘助撕開欺騙，他承認失敗是因爲不肯放棄：
痛苦已經够了，屈辱已經够了，歷史再不容錯誤，
他是指揮被壓迫的心，向無形而普在的物質征服。

(六)

成功不是他的，反復追求不過使悲劇更加莊嚴，
一切決定的朝他反抗，甘地因而得到了表現；
火焰已經投出，當一個世紀還在觀望和猶疑，
當生命被敬視，走過而消失，在神魔之間，
甘地，他上下求索，在無底裡凝固了人的形象。

(七)

你掩沒在浪濤裡的巨石，一座古代的神龕，
是無信仰裡的信仰，當你的膜拜者已被奴役，
無可辯護的聲音，在無聲之中，要為奴隸舉起。
甘地向奴隸膜拜，迷路者因而看到了巨石，
印度失而復得，在甘地的堅定裡，向現代發出聲音！

(八)

是情感豐富的熱帶，繁茂的，人和自然的花園，
安詳的土地，大河流貫，森林裡遊走着獅王和巨象，
在曙光中，那看見新大陸的人，他來了把十字豎起，
他豎起的是謙卑美德，沉默犧牲，無治而治的人民，
在耕種和紡織聲裡，祈禱一個潔淨的國家為神治理。

一九四五，五月。

給戰士

這樣的日子，這樣才叫生活，
再不必做牛，做馬，坐辦公室，
大家的身子都已直立，

再不必給壓制者擠出一切，
累得半死，得點酬勞還要感激，
終不過給快樂的人們墊底，

還有你，幾乎已經犧牲，
爲了社會裡大言不慚的愛情，
現在由危險渡入安全的和平，

還有你，從來得不到准許
這樣充分的表現你自己，
社會只要你平庸，一直到死，

可是今天，所有的無力
都在新生，巨獅已經咆哮，
過去是奴隸，冷淡，和嘆息，

這樣的日子，這樣才叫生活，
太陽曬着你，風吹着你
和你面對面的再不是恐懼，

人民的世紀，大家終於起來，
爲日常生活而戰，爲自己犧牲。

人民裡有了自己的英雄，

有了自己的笑，有了志願的死，

多麼久了我們只是在夢想，

如今一切終於在我們手中，

有這麼一天，不必再乞求，

爲愛情生活，大家都放心，

大家的血裡復旋起古代的英雄，

這是真正的力，爲我們取得，

不可屈辱的，如今得到證明，

在坦途前進，每一步都是歡欣，

別了，那寂寞而陰暗的小屋，
別了，那都市的羸弱的生活，
看看我們，這樣的今天才是生！

一九四五·五九〇

歐戰勝利日。

野外演習

我們看見的是一片風景：

多姿的樹，富有哲理的墳墓，

那風吹的草香也不能伸入他們的匆忙，

他們由永恒躲入剎那的掩護，

事實上已承認了大地的母親，

又把幾碼外的大地當做敵人，

用煙霧掩蔽，用鎗砲射擊，

不過招來損傷：永恒的敵人從未在這裡。

人和人的距離却因而拉長，

人和人的距離才忽而縮短，

危險這樣靠近，眼淚和微笑
合而為人生：這只是單純的縮形。

也是最古老的職業，越來
我們越看到其中的利潤，
從小就學起，殘酷總嫌不夠，
全世界的正義都這麼要求。

一九四五，七月。

七七

你是我們請來的大神，
我們以爲你最主持公平，
警棍，水籠，和示威請願，
不過是爲了你的來臨。

你是我們最渴望的叔父，
我們吵着要聽你講話，
他們反對的，既然你已來到，
借用我們的話來向你歡迎。

誰知道等你長期住下來，
我們却一天比一天消瘦，

你把禮品胡亂的分給，
而盡力使喚的却是我們。

你的產業將由誰承繼，
雖然現在還不能確定，
他們顯然是你得意的子孫，
而我們的苦衷將無跡可存。

一九四五，七月。

先導

偉大的導師們，不死的苦痛，
你們的灰塵安息了，你們的時代却復生，
你們的犧牲忘却了，一向以歡樂崇奉，
而巨烈的東風吹來把我們搖醒，

當春日的火焰熏暗了今天，
明天是美麗的，而又容易把我們欺騙，
那醒來的我們知道是你們的靈魂，
那刺在我們心裏的是你們永在的傷痕，
在無盡的鬥爭裡，我們的一切已經赤裸，
那不情願的，也被迫在反省或者背棄中，

我們最需要的，他們已經流血而去，
把未完成的痛苦留給他們的子孫，

不滅的光輝！雖然不斷的諷笑在伴隨，
因為你們只會給與，呵，至高的歡欣！
你們唯一的遺囑是我們，這醒來的一羣，
穿着你們燃燒的衣服，向着地面降臨！

一九四五，七月。

農民兵（一）

不知道自己是最可愛的人，
只聽長官說他們太愚笨，
當富人和貓狗正在用餐，
是長官派他們看守着大門。

不過到城裡來出一出醜，
因而拋下家裡的田地荒蕪，
國家的法律要他們捐出自由：
同樣是挑柴，挑米，修蓋房屋。

也不知道新來了意義，
大家都焦急的向他們注目——！

未來的世界他們聽不懂，
還要做什麼？倒比較清楚。

帶着自己小小的天地：

已知的長官和未知的飢苦，

只要不死，他們還可以雲遊，

看各種新奇帶一點糊塗。

農民兵（二）

他們是工人而沒有勞資，
他們取得而無權享受，
他們是春天而沒有種子，
他們被謀害從未曾控訴。

在這一片沉默的後面，
我們的城市才得以腐爛，
他們向前以我們遺棄的軀體
去迎接二十世紀的殺傷。

美麗的過去從不是他們的，
現在的不平更為顯然，

而我們竟想以鎖練和飢餓
要他們集中相信一個諾言。

那一向都受他們參養的
如今已搖頭要提倡慈善，
但若有一天真理爆炸，
我們就都要丟光了臉面。

一九四五，七月。

打出去

這場不意的全體的試驗，
這毫無錯誤的一加一的計算，
我們由幻覺漸漸往裡縮小
直到立定在現實的冷刺上顯現：

那醜惡的全已疼過在我們心裡，
那美麗的也重在我們的眼裡燃燒，
現在，一個清晰的理想呼求出生，
最大的阻礙：要把你們擊倒，

那被強佔了身體的靈魂
每日每夜夢寐着歸還，

它已經洗淨，不死的意志更明亮，
它就要回來，你們再也不能夠阻撓

多麼久了，我們情感的弱點
枉然地向那深陷下去的旋轉，
那不能補償的如今已經起立，
最後的清算，就站在你們面前。

一九四五，七月。

奉獻

這從白雲流下來的時間，
這充滿了鳥啼和露水的時間，
我們已經隨意的使宅枯去：
這個清早，他却抓住了獻給美滿，

他的身子倒在綠色的草原上，
一切的煩憂都同時放低，
一個最高的意志，在歡快中解放，
一顆子彈，把他的一生結爲整體，

那做母親的太陽，看他長大，
看他遠遠的爲陰影所欺，

如今却心貼心的把他擁抱：

問題留下來，他肯定的回答升起，

其餘的，都等着土地收回，

他精緻的頭已垂下來順從，

我們敬禮，他是交還了自己的生命
比較主所賜給的更爲光榮。

一九四五，七月。

反攻基地

日裡夜裡，飛機起來和降落
以三百哩的速度增加着希望，
歷史的這一步必須要踏出：
汽車川流着如夏日的河谷，

這一個城市：拱衛在行動的中心，
太陽走下來向每個人歌唱：
我不辯是非，也不分種族，
我只要你向泥土擴張，和我一樣。

過去的還想在這裡停留，
「現在」却襲斷如一場傳染病，

各樣的飢渴全都要滿足，
商人和毛蟲歡快如美軍，

將軍們正聚起眺望着遠方，
這裡不過是朝「未來」的跳板，
凡有力量的都可以上來，
是你還是他暫時全不管。

一九四五，七月。

通貨膨脹

我們的敵人已不再可怕，
他們的殘酷我們看得清，
我們以充血的心沉着地等待，
你的淫賤却把它弄昏，

長期的誘惑：意志已混亂，
你層次傾覆了社會的公平，
凡是敵人的敵人你一一謀害，
你的私生子却得到太容易的成功，

無主的命案，未曾提防的
叛變，最遠的鄉村都捲進，

我們的英雄還擊而不見對手，
他們受辱而死，却由於你的捉弄。

在你的光彩下，正義只顯得可憐，
你是一面蛛網，居中的只有蛆蟲，
如果我們要活，他們必需死去，
天氣晴朗，你的統治先得肅清。

一九四五，七月〇

一個戰士需要溫柔的時候

你的多夢幻的青春，姑娘，
別讓戰爭的泥腳把它踏碎，
那裡才有真正的火焰，
而不是這裡燃燒的寒冷，
當初生的太陽從海邊上升，
林間的微風也剛剛蘇醒，
別讓那麼多殘酷的哲理，姑娘，
也織上你的錦繡的天空，
你的眼淚和微笑有更多的話，
更多的使我持鎗的信仰，
當勞苦和死亡不斷的綿延，

我寧願它是南方的欺騙，

因為青草和花朵還在你心裡，

開放着人間僅有的春天，

別讓我們充滿意義的糊塗，姑娘，

也把你的豐富變為荒原，

唯一的憩息只有由你安排，

當我們摧毀着這裡的房屋，

你的年代在前或在後，姑娘，

你的每個錯覺都令我嚮往，

只不要墮入現在，它嫉妬

我們已得或未來的幸福，

等一個較好的世界能夠出生，

姑娘，它會保留你純潔的歡欣。

一九四五，七月。

森林之魅

——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森林：

沒有人知道我，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我的容量大如海，隨微風而起舞，

張開綠色肥大的葉子，我的牙齒。

沒有人看見我笑，我笑而無聲，

我自己倒下來，長久的腐爛，

仍舊是滋養了自己的內心。

從山坡到河谷，從河谷到羣山，

仙子早死去，人也不再來，

那幽深的小徑埋在榛莽下，

我出自原始，重把秘密的原始展開。

那毒烈的太陽，那深厚的雨，
那飄來飄去的白雲在我頭頂，
全不過來遮蓋，多種掩蓋下的我
是一個生命，隱蔽而不能移動。

人：

離開文明，是離開了衆多的敵人，
在青苔藤蔓間，在百年的枯葉上，
死去了世間的聲音。這青青雜草，
這紅色小花，在花叢裏的喙營，
這不知名的蟲類，爬行或飛走，
和跳躍的猿鳴，鳥叫，和水中的
游魚，蟒和象和更大的畏懼，
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

無始無終，窒息在難懂的夢裡，
我不合諧的旅程把一切驚動。

森林：

歡迎你來，把血肉脫盡。

人：

是什麼聲音呼喚？有什麼東西

忽然躲避我？在綠葉後面

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視，我移動

它輕輕跟隨。黑夜帶來它嫩始的沉

貼近我全身。而樹和樹織成的網

壓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

是飢餓的空間，低語又飛旋，

像多智的靈魅，使我漸漸明白
它的要求溫柔而邪惡，它散佈
疾病和絕望，和憩靜，要我依從。
在橫倒的大樹旁，在腐爛的葉上，
綠色的毒，你癱患了我的血肉和深心，

森林：

這不過是我，設法朝你走近，
我要把你領過黑暗的門徑；
美麗的一切，由我無形的掌握，
全在這一邊，等你枯萎後來臨。
美麗的將是你無目的眼，
一個夢去了，另一個夢來代替，
無言的牙齒，它有更好聽的聲音。

從此我們一起，在空幻的世界遊走，
空幻的是所有你血液裏的紛爭；
一個長久的生命就要擁有你，
你的花，你的葉，你的幼蟲。

祭歌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扎着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飢餓，那山洪的衝激，
那毒蟲的嚙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爲了要活的人們生存，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

們却在森林的周期內，不再聽聞。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着密雨，還吹着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會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一九四五，九月。

神魔之爭

——贈董斌——

東風。

太陽出來了，海已經靜止，
蘇醒的大地朝向我轉移。

O 光明！O 生命！O 宇宙！
我是誕生者，在一擁抱間，
退却的繁星觸我而流去，

來自虛無，我輕捷的飛跑，
那裡是方向？方向的脚步
遲疑的，正在隨我而揚起。
在籬下有一枝新鮮的玫瑰。

為我燃燒着，寂寞的哭泣，

雖然我和燭一樣的古老，
繼續着，不知道多少年了，
雖然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
遊蕩着，穿過那不見的地方，
重到這腐爛了一層的岩石上，

在山谷，河流，綠色的平原，
那最難說服的是人類的樂聲，
因我的吹動，每一年更動聽，
但我不過揚起古老的愚蠢：
正義，公理，和世代的紛爭！

○旋轉！雖然人類在毀滅
他們從腐爛得來的生命：
我願站在年幼的風景前，
一個老人看着他的兒孫爭鬧，
憩息着，輕拂着枝葉微笑。

神：

一切合諧的頂點，這裡
是我。

魔：

而我，永遠的破壞者。

神：

不。它不能破壞，一如
愛的誓言。它不能破壞，
當遠古的聖殿屹立在海岸，

承受風浪的吹打，擁抱着
多少英雄的血，多少歌聲
流去了，留下了膜拜者，
當心心聯起像一座山，
永遠的生長，為幸福蔭蔽
直聳到雲霄，美德的天堂，
是弱者的渴慕，不屈的
恩賞。

你不能。

魔：

是的，我不能。

因為你有這樣的力！你有
變翼的銅像，指揮在

理石的街心。你有勝利的

博覽會，古典的文物，
聰明，高貴，神聖的契約。
你有自由，正義，和一切
我不能有的。

○，我有什麼！

在寒冷的山地，荒漠，和草原，
當東風耳語着樹葉，當你
啓示給你的子民，散播了
最快樂的一年中最快樂的季節，
他們有什麼？那些輪迴的
牛，馬，和蟲豸。我看見
空茫，一如在被你放逐的
凶險的海上，在那無法的
眼裡，被你拋棄的渣滓，

他們枉然，向海上的波濤
傾瀉着瘋狂，O 我有什麼！
無言的機械按在你脚下，
充塞着煤煙，烈火，聽從你
當毀滅每一天貪婪的等待，
他們是鐵釘，木板。相互
磨出來你的營養。

O，天！

不，這樣的呼喊有什麼用？
因為就是在你的獎勵下，
他們得到的，是耻辱，滅亡。

神：

仁義在那裡？責任，理性，
永遠逝去了！反抗書寫在

你的臉上。而你的話語，
那一鍋滾沸的水泡下，
奔竄着烈火，是自負，
無知，地獄的花果。
你已鑄出了自己的滅亡，
那愛你的將爲你的懺悔
喜悅，爲你的頑固悲傷。

我是誰？在時間的河流裡，
一盞起伏的，永遠的明燈。
我聽過希臘詩人的歌頌，
浸過以色列的聖水，印度的
佛光。我在中原賜給了
智慧的誕生。在幽明的天空下，

我引導了多少遊牧的民族，
從高原到海岸，從死到生，
無數帝國的吸力，千萬個廟堂
因我的降臨而歡樂。

現在，

我錯了嗎？當暴力，混亂，罪惡，
要來充塞時間的河流。一切
光輝的再不能流過，就是小草
也將在你的統治下呻吟。
我錯了嗎？所有的榮譽，
法律，美麗的傳統，回答我！

魔：

黑色的風，如果你還有牙齒，
詛咒！

暴燥的波濤也別在深淵裡

滾轉着你毒惡的氾濫，

讓奸詐的，凶狠的，飢渴的死靈，

蟒蛇，刀叉，冰山的化身，

整個的滾去，

在錯誤和錯誤上，

凡是母親的孩子，拿你的一份！

神：

畏懼是不當的，我所恐怕的

已經來臨了。

O，縱橫的山脈，

在我的威力下奔馳的，你們

擡起我的筋骨來！在我胸上，

讓炸彈，炮火，混亂的城市，

噴出我潔淨的，合諧的感情。
站在旋風的頂尖，我等待
你湧來的血的河流——沉落，
當我收束起暴風雨的天空，
而陰暗的雲再露出彩虹。

林妖合唱：

誰知道我們什麼做成？

啄木鳥的回答：叮噠！

我們知道自己的愚蠢，

一如樹葉永遠的紅。

誰知道生命多麼長久？

一半是醒着，一半是夢。

我們活着是死，死着是生，

啊，沒有人過得更爲聰明

小河的流水向我們說，

誰能够數出天上的星？

但是在黑夜，你只好搖頭，

當太陽照耀着，我們能○

這裡是紅花，那裡是綠草，

誰知道它們怎樣生存？

呵沒有，沒有，沒有一個，

我們知道自己的愚蟲○

林妖甲：

白日是最長的，雖然生命

短得像一句嘆息○我們怎樣

消磨這光亮？親愛的羊，
小鹿，鼯鼠，蚯蚓，告訴我。

深入羞怯的山谷，我們將
換上她的衣袋？還是追逐
陰營裡，蜜蜂的夢？或者，
鑽入泥土聽年老的樹根
講它的故事？

○誰在那兒？

那是什麼？

林妖乙：

那是火！

從四面像我們撲來。

○看！樹木已露出黑色的頭髮
向上飄揚，它的溫柔的胸懷

也捲動着紅色的舌頭！

〇火！火！

魔：

不要躲避我殘酷的擁抱，
這空虛的心正期待着血的滿足！
沒有同情，沒有一隻溫暖
的手，撫慰我的創痕。

但是，

爲什麼我要渴求這些？
爲什麼我要渴求茫昧的笑，
一句哄騙的話語，或者等待
成列的天使歌舞在墓前
擲灑着花朵？全世的繁華
不爲我而生，當憂鬱，失敗，

隨我每一個地方，張開口，
我的吞液是它的滿足，滲合着
使我痛裂的冷笑。然而倖免，
詛咒又將在我頭上，我不能
取悅又不能逃脫。因為我是
過去，現在，將來，死不悔悟的
天神的仇敵。

那些在樂園裡

豢養的貓狗，鸚鵡，八哥，
爲什麼我不是？娛樂自己，
他們就得到了權力的恩寵，
雷刀山，沸油，絕望，壓出來
我終日終年的嘆息，還有什麼
我能期望的？天庭的合諧

關我在外面，讓幽暗

向我諷笑，每一次憤怒

給我雕出更可憎的容顏。

而我的眼淚，O不！爲什麼

我要哭泣，那只會得到

他的厭惡。

我比他更壞嗎？

全宇宙的生命，你們回答我，

當我領有了天國。

O，戰爭！

林妖：

他來了，一個永遠的不，

走進白熱的佔有的網，

O他來了點起滿天的火焰，

和剛剛平息的血肉的紛爭。

○永明的太陽！你的溫暖
狂然的在我們的心裏旋轉，
自然的愛情朝一處茁生，
而人世却把它不斷的割分。

徽章上的露珠，○和平！
教給我們無邊的擴展，
當晨光，樹林，天空，飛鳥，
歡欣的，在一顆淚裏團圓。

那給我們帶來光亮的眼睛
還要向着地面的灰塵固定，

一顆種子也不能够伸葉，開花，
爲現實抱緊，它做着空虛的夢。

○回來吧，希望！你的遼瀾
已給我們罩下更濃的幽暗，
誠實的愛情也不要走遠，
它是危險的，給人以傷痛。

在那短暫的，稀薄的空間，
我們的家成了我們的死亡。

○，誰能够看見生命的尊嚴？
和我們去，和我們去，把一切遺忘！

東風：

我的孩子，雖然這一切

由我創造，我對我愛的
最爲殘忍。我知道，我給了你
過早的誕生，而你的死亡，
也沒有血痕，因爲你是
留存在每一個人的微笑中，
你是終止的，最後的完整。

當宇宙開始，石的熱
拒絕雨水的侵蝕，所以長久
地球上凝皺着陰霾的面孔，
暴擊，堅硬，於是有海，
海裏翻動着交搏的生命，
弱者不見了，那些暗殺者
伸出水外，依舊侵蝕着。

地層。歷史還正年青，
在泥土裏，你可以看見
樹根和樹根的纏繞——
雖然它的枝葉，在輕閒的
搖擺，是勝利的驕傲。到處
微菌和微菌，力和力，
存在和虛無，無情的戰鬥。

沒有地方你能够逃脫，
正如我把種子到處去播散，
讓烈火燒遍，均衡着力量，
於是岩石上將會得到
溫暖的老年。然而現在
既然在笑臉裏，你看見

陰謀，在歡樂裡，冷酷，
在至高的理想隱藏着
彼此的殺傷。你所渴望的，
遠不能來臨。你只有死亡，
我的孩子，你只有死亡。

林妖合唱：

誰知道我們什麼做成？

啄木鳥的回答：叮，噹！

我們知道自己的愚蠢，

一如樹葉永遠的紅。

誰知道生命多麼長久？

一半是醒着，一半是夢。

我們活着是死，死着是生，

呵，沒有誰過得更爲聰明。

小河的流水向我們說，
誰能够數出天上的星？
但是在黑夜，你只有搖頭，
當太陽照耀着，我們能。

這裡是紅花，那裡是綠草，
誰知道它們怎樣生存？
呵沒有，沒有，沒有一個，
我們知道自己的愚蠢。

一九四一年，六月作。

一九四七年，三月重訂。

附錄

一個中國詩人

王佐良

——原載倫敦 LIFE AND LETTERS 雜誌一九四六年六月號——

對於戰時中國詩歌的正確的評價，大概要等中國政治局面更好的一日。黃河以北一大塊土地尚待發掘。模糊地聽見的是延安方面的一些詩人——在戰前就建立了聲譽的，如艾蕪和田間，曾試驗過一些新的形式，既非學院氣息，也不花花綠綠。有人說這些形式大體是民歌的改進，常常還以秧歌作為穿插。這些當然是錯誤的傳聞。而傳聞也必須到此為止：我們回到那年青的昆明的一羣。

這一羣毫不有名。他們的文章出現在很快就夭折的雜誌上，有二三個人出了他們的第一個集子。但是那些印在薄薄土紙上的小書從來就無法走遠，一直到今天，還是有運輸困難和郵局的限制。只有朋友們才承認它們的好處，在朋友們之間，偶然還可以看見一卷文稿在傳閱。

這些詩人們多少與國立西南聯大有關，聯大的屋頂是低的，學者們的外表樸樸，有些人夥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點對於心智上事物的興奮。在戰爭的初期，圖書館比後來的更小，然而僅有的幾本書，尤其是從外國剛運來的珍寶似的新書，是用着一種無禮貌的饑餓吞下了的。這些書現在大概還躺在昆明師範學院的書架上吧：最後，紙邊都捲如狗耳，到處都積塵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但是這些聯大的年青詩人們並沒有白讀了他們的艾里奧脫與奧登。也許

西方會出驚地感到它對於文化東方的無知，以及這無知的可恥，當我們告訴它，如何地帶着怎樣的狂熱，以怎樣懇懇的眼睛，有人在遙遠的中國讀着這二個詩人。在許多下午，飲着普通的中國茶，置身於鄉下來的農民和小商人的嘈雜之中，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熱烈討論着技術的細節。高聲的辯論有時伸入夜晚：那時候，他們離開小茶館，而圍着校園一圈又一圈地激動地不知休止地走着。但是對於他們，生活並不容易。學生時代，他們活在微薄的政府公費上。畢業了，作爲大學和中學的低級教員，銀行小職員，科員，實習記者，或僅僅是一個遊蕩的閒人，他們同物價作着不斷的，灰心的抗爭。他們之中有人結婚，於是從頭就負債度日，他們洗衣，買菜，燒飯，同人還價，吵嘴，在市場上和房東之前受辱。他們之間並未發展起一個排他的，貴族性的小團體。他們陷在污泥之中，但是，總有那麼些次，當事情的重壓比較鬆了一下，當一年又轉到春天了，他們從日常瑣碎的折磨裡偷出時間和心思來——來寫。

戰爭，自然不僅是物價。也不僅是在城市裡發誓報，他們大多要更接近它一點。二個參加了砲兵。一個幫美國志願隊作戰，好幾個變成宣傳部的人員。另外有人在瀾滄公路的修築上曬過毒太陽，或將敵人從這路上打退。但是最痛苦的經驗却只屬於一個人，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緬甸撤退，他從事自殺性的最後戰。日本人窮追，他的馬倒了地，傳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給死去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着，在熱帶的毒雨裡，他的腿腫了。疲倦得從來沒有想到人能夠這樣疲倦，放逐在時間——幾乎還在空間——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陰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沈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帶着一種致命性的痢疾，驅螞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這一切之上，是叫人發瘋的饑餓。他曾經一次斷糧到八日之久。但是這個二十四歲的年青人，在五個

月的失蹤之後，結果是拖了他的身體到達印度。雖然他從此變了一個人，以後在印度三個月的休養裡又幾乎因為饑餓之後的過飽而死去，這個瘦長的，外表脆弱的詩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堅韌，他活了下來，來說他的故事。

但是不！他並沒有說。因為如果我的敘述洩露了一種虛假的英雄主義的變趣味，他本人對於這一切淡淡而又隨便，或者便連這樣也覺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們逼得沒有辦法了，他才說了一點，那就是那次，他也只說到他對於大地的懼怕，原始的雨，森林裡奇異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長，而在繁茂的綠葉之間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爛的屍身，也許就是他的朋友們的。

他的名字是穆旦，現在是一個軍隊裡的中校，而且主持着一張常常惹是非的報紙。他已經有了二個集子，第三個快要出了，但這些日子他所想的可能不是他的詩，而是他的母親。有整整八年他沒見到母親了，而他已不再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

這個孩子實際上並未長成大人。他沒有普通中國詩人所有的派頭。他有一個好的正式的教育，而那僅僅給了他技術方面的必要的知識。在好奇心方面，他還只有十八歲；他將一些事物看作最初的元素：

當我呼吸，在山河的交錯裡，

無數個晨曦，黃昏，彩色的光

從崑崙，喜馬，天山的傲視，

流下了乾燥的，卑濕的草履。

當黃河，揚子，珠江終於懇息……

如果說是這裡有些太堂皇的修辭，那便讓我們指出：這首詩寫在一九三九年。正當中國激蕩在初期的挫敗裡。應該是外在的陌生的東西，在一個年青的無經驗的手中變成了內在的情感。

我們的詩人以純粹的抒情著稱，而好的抒情是不大容易見到的，尤其在中國。在中國所寫的，有大部份是地位不明白的西方作家的抄襲，因為比較文學的一個普通的諷刺是：只有第二流的在另一個文字裡產生了真正的影響。最好的英國詩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沒有驕傲，而且從來不借別人的聲音歌唱。他的焦灼是真實的：

我從我心的曠野裡呼喊，

爲了我窺見的，夫爾腐敗的真理。

而不幸，徬徨的日子將不再有了，

當我盡死了我的錯誤的童年，

(那些深情的執拗和偏見，)

主要的調子却是痛苦：

在堅實的肉裡那些深深的

血的溝渠，血的溝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銅樣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蹟，從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崛起。

穆旦

風在顛簸它痛楚的喘息，

是這一種受難的品質，使穆且顯得與衆不同的。人們猜想現代中國寫作必

得分明生

動，但是除了幾閃魯迅的兇狠地刺人的機智和幾個零碎的悲憤的喊叫，大多數中國作家是冷淡的。倒並不是因為他們太飄逸，事實上，沒有別的一羣作家比他們更接近土壤，而是因為在擁抱了一個現實的方案和策略時，政治意識悶死了同情心。死在中國街道上常見景象，而中國的智識份子虛空地斷斷續續地想著。但是穆且並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識。一開頭，自然，人家把他當作左派，正同每一個有為的中國作家多少總是一個左派。但是他已經超越過這個階段，而看出了所有口頭式政治的庸俗：

在大牙的甬道中讓我們反覆

行進，讓我們相信你句句的紊亂

是一個真理。而我們是皈依的，

你給我們豐富，和豐富的痛苦。

我並不是說他逐漸流入一個本質上是反動的態度。他只是更深入，更徹底更深，問題變成了心的死亡：

然而這不值得掛念，我知道

一個更緊的死亡追在後頭，

因為我聽見了洪水，隨着巨風，

從遠而近，在我們的心裡拍打，

吞蝕着古舊的血液和骨肉。

就在他採用了辯証，穆且也是在讀一個黑暗的情感吞蝕着：

勃郎寧，毛瑟，三號手提式，

或是爆進人肉去的左輪，

它們能給我絕望後的快樂，

對着漆黑的槍口，你們會看見

從歷史的扭轉的彈道裡，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誕生。

他總給人那麼一點肉體的感覺，這感覺，所以存在是因爲他不僅用頭腦思想，他還「用身體思想」。他的五官銳利如刀：

在一瞬間

我看見了遍野的白骨

旋動

就是關於愛情，他的最好的地方是在那些官能的形相裡。

你的眼睛看見這一場火災，

你看不見我，雖然我爲你點燃，

唉，那燃燒着的不過是成熟的年代，

你的，我的。我們相隔如重山。

從這自然底蛻變底程序裡，

我却愛了一個暫時的你。

即使我哭泣，變灰，變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我不知道別人怎樣看這首詩；對於我，這個將肉體與形而上的玄思混合的作品是現代中國最好的情詩之一。

但是穆旦的真正的謎却是：他一方面最善於表達中國知識份子的受折磨而又折辱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質却全然是非中國的。在別的中國詩人是模糊而像羽毛一樣輕的地方，他確實，而且幾乎是拍着桌子說話。在普遍的單薄之中，他的組織和聯想的豐富有點近乎冒犯別人了。這一點也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很少讀者，而且無人讚譽。然而他的在這裡的成就也是屬於文字的。現代中國作家所遭遇的困難主要是表達方式的選擇。舊的文體是廢棄了，但是它的詞藻却逃了過來壓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勝利却在他對於古代經典的澈底的無知。甚至於他的奇幻都是新式的。那些不靈活的中國字在他的手裡給揉着，操縱着，它們給暴露在新的嚴厲和新的氣候之前。他有許多人家所想不到排列和組合。在「五月」這類的詩裡，他故意地將新的和舊的風格相比，來表示「一切都在脫節之中」，而結果是，有一種粹然，一種剃刀片似的鋒利：

負心兒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訂誓盟
而今獨自倚欄想
落花飛絮滿天空

而五月的黃昏是那樣的朦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過去以後，
誰也不會看見的

被悉雜的街道就把他們傾出，
在報上登過救濟民生的談話後
誰也不會看見的

愚蠢的人們就撲進泥沼裡，
而謀害者，跳歇着五月的自由，
緊握一切無形電力的總樞紐。

穆旦之得着一個文字，正由於他棄絕了一個文字。他的風格完全適合他的敏感。

穆旦對於中國新寫作的最大貢獻，照我看，還是在他的創造了一個上帝。他自然並不爲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會而打神學上的仗，但詩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樣的一種饑餓，以至喊叫着要求一點人身以外的東西來支持和安慰。大多數中國作家的空洞他看了不滿意，他們並非無神主義者，他們什麼也不相信。而在這一點上，他們又是完全傳統的。在中國式極爲平衡的心的

氣候裡，宗教詩從來沒有劈達過。我們的詩裏缺乏大的精神上的起伏，這也可以用前面提到過的「冷漠」解釋。但是穆旦，以他的孩子似的好奇，他的在靈魂深處的窺探，至少是明白衝突和懷疑的：

雖然生活是疲憊的，我必須追求，

雖然觀念的叢林纏繞我，

善惡的光亮在我的心裡明滅

以及一個比較直接的決心

看見到處的繁華原來是地獄，

不能够揮脫，愛情將變作仇恨，

是在自己的廢墟上，以卑賤的泥土，

他們匍匐着豎起了異教的神。

以及「辨識」的問題，在「我」這首詩裡用了那樣艱難的，痛苦的韻律所表達的

從子宮割裂，失去了溫暖！

是殘缺的部分渴望解救，

永遠是自己，鎖在荒野裡，

從靜止的夢離開了羣體，

痛感到時流，沒有什麼抓住，

不斷的回憶帶不回自己，

遇見部分時在一起哭喊，

是初戀的狂喜，想衝出樊籬，

伸出雙手來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絕望，

永遠是自己，鎖在荒野裡，

仇恨着母親給分出了夢境。

這是一首奇異的詩，使許多人迷惑了。裡面所牽涉到的有性，母親的「母題」，愛上一個女郎，自己的一「部分」，而她是像母親的。使我想起的還有柏拉圖的對話，在一九三六年穆且與我同時在北平城外一個校園裡讀的。附帶的，我想諸讀者注意詩裏「子宮」二字，在英文詩裡雖然常見，中文詩裡却不大有人用過。在一個詩人探問着子宮的祕密的時候，他實在是問着事物的黑箱的祕密。性同宗教在血統上是相聯的。

就眼前說，我們必須抗議穆且的宗教是消極的。他懂得受難，却不知至善之樂。不過這可能因為他今年還只二十八歲。他的心還在探索着。這種流動，就中國新寫作而言，也許比完全的虔誠要更有用些。他最後所達到的上帝也可能不是上帝，而是魔鬼本身。這種努力是值得稱讚的，而這種藝術的進展——去爬靈魂的繫人上去的山峯，一件在中國幾乎完全是新的事——值得我們的注意。

正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四	七	大暈	太暈
一六	七	雖經	曾經
一九	十	德明的太太	德明太太
二二	十一	行尾添	行尾添
二二	十二	象	像
三八	八	的異教	去「的」字
七三	十	痛苦吧	痛哭吧
七四	九	已起來	已經起來
八一	十一	多「卷曲又卷曲」	去「卷曲又卷曲」
八四	十四	而帶來	它帶來
九一	五	一羣野獸	像一羣野獸

一〇四

三

夢魔

夢魘

一二八

八

行尾

行尾

一四四

(四)之第五行遺落。添：

我們看見他，無窮的熱力，周流在自然的懷裡。

一四六

十一

十字

十字架

一六〇

五

慈喜

慈善

一七九

一

行首第一字遺落

添「爲」字

一八七

九

第八字遺落

添「愚」字

一九五

十三

一半是

一半是夢

一九六

八

(○)石

一石

附錄

十二

將合

將會

四

九

遺七字

我親見的美麗的真理

四

十八

宅確起

宅躍起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穆旦詩集
(一九四一—一九四五)

著者 穆旦

發行人 穆旦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版

